

# 萧 军 全 集

## 第一卷·小说

---

- 第一辑 八月的乡村 / 29
- 第二辑 跋 涉 / 161
- 第三辑 羊 / 223
- 第四辑 江 上 / 315
- 第五辑 选自《十月十五日》 / 437



## 目 录

|                     |    |
|---------------------|----|
| 我的文学生涯简述（代前言） ..... | 1  |
| 我的小传 .....          | 24 |

## 第一辑 八月的乡村

|                  |     |
|------------------|-----|
| 八月的乡村·序 .....    | 31  |
| 三月的租界 .....      | 33  |
| 八月的乡村 .....      | 37  |
| 一、流 .....        | 37  |
| 二、这些全是什么人？ ..... | 45  |
| 三、第三枝枪 .....     | 52  |
| 四、夜袭 .....       | 62  |
| 五、疯狂的海涛 .....    | 77  |
| 六、这样一个女人 .....   | 91  |
| 七、毙了他们必要吗？ ..... | 107 |
| 八、为死者祭！ .....    | 116 |
| 九、暂时分开吧 .....    | 119 |
| 十、厚嘴唇说话了 .....   | 133 |
| 十一、一条固执的蛇 .....  | 145 |



|                           |     |
|---------------------------|-----|
| 十二、集场子 .....              | 149 |
| 十三、招展的红旗 .....            | 152 |
| 十四、“就是这样，——准备明天的罢！” ..... | 155 |

## 第二辑 跋 涉

|              |     |
|--------------|-----|
| 桃色的线 .....   | 163 |
| 烛心 .....     | 168 |
| 孤雏 .....     | 183 |
| 这是常有的事 ..... | 203 |
| 疯人 .....     | 209 |
| 下等人 .....    | 213 |

## 第三辑 羊

|            |     |
|------------|-----|
| 羊 .....    | 225 |
| 职业 .....   | 249 |
| 樱花 .....   | 266 |
| 货船 .....   | 277 |
| 初秋的风 ..... | 289 |
| 军中 .....   | 299 |

## 第四辑 江 上

|                 |     |
|-----------------|-----|
| 鲈夫 .....        | 317 |
| 马的故事——在满洲 ..... | 372 |
| 江上 .....        | 386 |



|           |     |
|-----------|-----|
| 同行者 ..... | 414 |
|-----------|-----|

第五辑 选自《十月十五日》

|              |     |
|--------------|-----|
| 为了爱的缘故 ..... | 439 |
|--------------|-----|

|             |     |
|-------------|-----|
| 四条腿的人 ..... | 463 |
|-------------|-----|



## 我的文学生涯简述（代前言）

### 偶然的机会

我走上文学生涯这条路，而且断断续续走了近于五十年，几乎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偶然的机会。即使在正式从事文学生涯这条路上的过程中，有几次我还曾去做过正骨医生武术教师以及其他行业。事实上当时已经决定不想再走这条“大野多钩棘”的路了。今年我已经七十一岁，此后有生的余年是否还会继续走这条路呢？在我的主观上已经是不愿再走下去了，很自愿做一名退役的老兵，自己高兴干些什么就干些什么吧，所谓从其所好，终其天年，于愿已足，这是我的真情实话。前面说过，我是由于种种偶然的机会走向了所谓文学生涯这条路的，当然也可以偶然地离开这条路。事实上我已经离开了所谓文艺界有了若干年月了。

### 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是辽宁省义县所属西南方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距离义县九十里，锦县西北七十里，因此也称锦县人）。这是那一带一个较大的山村。村南面有一片宽阔的河滩流着一条窄窄的河水，它属于小凌河北部一条无名的支流。这是一条季节河流，平时并不宽阔，水量不大，也不深，人们是在徒涉着或在一些临时叠起的石块桥上过来过去的。但当每年雨季来时，它涨流起来，就能够把近乎一里多路宽阔的河滩充满起来，而且也还要波浪滚滚喧腾一时的。

河滩南面，由东方向西方是一带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连绵不断的山岭，它属于医巫间山的支脉松岭山脉。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很不整齐。



这些山岭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树木，仅仅生长着一些荆条，枯叶……之类的灌木丛，村人们就割它们来做烧柴。

正朝着我们村子的对面，却突出地耸立起一座特大，特高的山峰。它重重叠叠地耸立起来的样子，竟像由若干小金字塔集攒而成的大金字塔，既和谐又匀称地稳稳地跌坐在远远近近的众山丛中从山腰的上部有一条宽宽的深沟近乎直线地引向河滩的南岸边。这条沟泻流着一道细细的山泉。只有在这山泉溪流经过的两边生长着一些稀稀的不成材的弯弯扭扭的树木。这山沟正对着我们全村东西方向的中点部位，我们的家门，也就是正对着这座山头 and 这条山沟的正对方。由于我所写的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和中篇小说《鳏夫》等的背景，基本上就是采取了这一带山村的，因此顺带把这里的山、水、村庄说一说，画下一幅约略的轮廓来。

## 我的家族

一九〇七年（古历丁未）五月（古历）二十三日，我就出生在下碾盘沟这个山村里。

我家本姓刘，是这村中较大的一族（全村那时据说有约二、三百户人家，我们族人可占五分之一）。祖父刘荣，以弹棉花，租种菜园，冬天用驴子从煤窑上驮煤到村中来贩卖……为生。父亲刘清廉是个细木工人，后来自己开过小木工作坊，小商号，做过镶嵌房屋门窗玻璃的工人，也当过骑兵。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入侵东北后，父亲和叔父们一道，在家乡一带也当过短期抗日义勇军……

我的祖父，祖母共有九个儿女——五个女儿，四个儿子——父亲是儿子中的老大，和姑母们排行是第四名。

母亲姓顾（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是距义县城东约十二里路名为董家屯的人。据说，她的祖父外号“顾庆老爷”曾当过清王朝的中级武官（四门提督，城守尉之类），父亲做过小文官，她出嫁到我家以前，祖父和父亲早已经死了，家也穷了，家宅也卖了，只剩下了一处立有石碑，栽有松树……代表着曾经阔气过的大坟园。我九岁或八岁时曾和祖父路过她家一次，恍惚在记忆中还留有那宅院和坟园的模糊印象。那时候我只余有一个串村庄做货郎的舅父了（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出生六个月多一些，母亲因被父亲一次毒打以后，就服毒自杀了！因此我对她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



母亲自杀的情况，是我稍稍长大起来，由别的人口中东一句、西一句和我说的，因此我对于父亲就种下一种“深深”的“仇恨”！幼年时别人问到我：

“你长大干什么？”

“给妈妈报仇！”我就这样直截地回答给问话的人。这话被父亲知道了，他就向别人慨叹地说：

“噯！这不是我的儿子，这是我将来的敌人、冤家啊！”

父亲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恶人，也不是一个坏人，他很热情，讲义气，心肠柔软，心地善良……只是天生性情刚烈、暴躁，口快心直，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冲动，加上受了社会传统的封建思想毒素很深，“夫权”，“父权”的观念是顽固的，因此才造成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一悲剧；我们父子之间的不必要的隔膜！

父亲是否喜欢我呢？我不知道，由于他对于我的态度总是矜持的，严峻的，“不假辞色”的；因此我对于他也就采取了冷淡的，疏远的，甚至是憎恶的，尽可能不愿见到他的态度。他对于我每一次的责打是相当残酷的，超乎我那样年龄应该和能够忍受的程度！

## 我的教育

按照一般教育历程的意义来说，我不独没受过高等教育，连中等教育也受得不完全。在旧制（七年制）高等小学三年级（相当今天的初中一年级）开始不久就被开除了。开除的原因，是由于一位体操教员对我有成见，我在一次操练球杆过程中犯了错误，他就斥骂我，并勒令我退出操练队伍，到队外去罚站。这伤害到我的自尊，就把球杆扔到了地上表示抗议，同时也还骂了他：

“我决不再上你这体操课！你个夜猫子！”

这教员姓叶，他在头顶上留了一丛尖尖的头发，平时很酸气，常常随便斥骂学生，因此背地学生们就给他起个译名“叶（夜）猫子”。

由于我当着众人这抗议的行动和辱骂了他的言词，他马上课也不教了，就找校长去辞职。校长要我向他认错，赔礼……我不肯，他也不接受，结果以“侮辱师长”这一罪名就被开除了，我也毫无留恋和遗憾地离开了这所学校！这也就是我正规教育永远终结的一天。

当我在乡村家中还不足六岁年龄的时期，父亲忽然决定送我到本村，本族中设立的一所私塾里读书了。那时他在沈家台镇上和几位工



人组织了一家木器作坊，还开设了一座代卖嫁妆的店铺，家中的生活勉强可以维持了。他这人很是自命不凡，也很有一些雄心大志的。大概他也想要自己唯一的儿子将来也能有所作为，“出息”一番，于是就决定我早一点去读书。

在私塾里我是最小的一个学生，被安置在老师的身边，这是很不自由的地方，眼见一些大学生，当老师打盹入睡时，或出去散步……全能够做各种花头和游戏，而我却不能……这是颇为不舒服的，只有眼巴巴望着窗上的日影，一时一刻地在盼望着放学回家的时间到来。不管是写字还是读那些毫无趣味的《百家姓》《三字经》……对于我来说全是一种刑罚。

在“私塾”好不容易混过了一个冬天和春天，我不能再忍耐了。起始和祖母、祖父，姑母们商量，我不想再上学了。他们虽然觉得我的年龄还小，上学过早，但上学是好事，又是我父亲决定的，他们怎能做主呢？只能让我自己去和父亲“商量”。我硬着胆子跑到了镇上——沈家台镇距下碾盘沟村只有五里路，走过一道山操就到了——见到了父亲，提出我不再上学的意见。

“你想干什么呢？”父亲问我。我想了一下回答说：

“放猪，放羊，放驴……全愿意。”

父亲什么话也再没多说，一只手捉住了我的一条细小的手臂，一只手顺便捡了一根很粗大的木棍子——这是在木作坊里，随处全有的木棍之类——开始抽打起我来了。亏得工匠师傅们赶过来拉扯开，结果我的左臂被弄得脱了关节。——从此到姑母家里去治伤……

在姑母家中以养“伤”为名，混过了一个夏天总算没上学。也许经过了家人们的抗议，父亲就改变了主意不要我入私塾了。沈家台镇上在一带山坡上一座关帝庙中设有一处小学校，父亲决定我进入这小学校。一天，由四叔父领着我上小学校，见了老师。这虽然是小学校，和私塾一样，也要拜“孔圣人”的。我经过了老师一番教导和演习，在大殿堂里红脸长须关老爷泥像前面孔圣人的牌位前行过了三拜九叩的大礼，就算入学了。

在起始我觉得这小学校确是比私塾活泼有趣得多。上一堂课，还可以自由玩一阵。……老师也不那样呆板，怕人……但不久我又感到厌烦了，原因是我在这里年龄还是最小，一些孩子也全陌生，就很怀念我所出生的那村庄的一山一水和小伙伴们。我就结合了两个小伙伴，开始逃学到河里去追鱼拿鱼了。





## 离开了故乡！

十岁以前我完全是生活在下碾盘沟和沈家台这两处地方的，——这就是我唯一的故乡。也偶尔到十里、四十里路外的乡村去过，那是为了去探视亲眷——姑母们和姐姐……

十岁以后，我竟一下子去到离开我的故乡一千多里路的地方，到了吉林省的长春城。我前面所说的那所开除我的学校，就是长春城商埠地所在的“吉长道立国民高等商埠小学校”。这所学校在长春城算是第一流的学校，校址靠近公园，工字形的校舍是新建的，有红漆地板，进门还要换鞋，有校园，有足球场，有种植一些农用标本植物的校园。校舍四外有大花池、花坛……正规的大礼堂。还有同一大门另居一半的女生部。教师们全是正规师范学校前五名优秀的毕业生，年龄全不超过二十四五岁……

我竟在这样一所学校里被开除了，使家人和亲朋们全感到很失望。特别是父亲，他决定不再让我继续读书了，我也就毫无遗憾地不想再继续读书了。

我家乡那地方，地属山区，民风是很闭塞、剽悍的。一般并不崇尚读书。当军官或“红胡子”（土匪别称）是一般怀有野心的青年所向往的理想。村子里虽然也有几个所谓有功名的举人、进士、贡生之类，这全是属于有财、有势的人家产物。一般人家决没有条件培养这类人。一般人们的理想和逻辑是这样：读几天书，能写写姓名就行了，多读书没有用。读书做不了官，做官抓不到钱……是不上算的。一些半瓶醋的读书人，在家坐食山空是被人们所瞧不起的。种地，去城里学买卖，学手艺……这是一般安分守己的人家，对于自己子弟的期望和理想。另外一些具有野心或剥削思想的人家就希望自己子弟闯一闯、不加约束……他们主张是“读书有什么用，人家张大帅一个斗大字还不识呢，还不是做了大元帅，你读了一阵子书，还不是给大帅支使吗？”

事实也确是如此，张作相是当时东北人眼中的“英雄”！张作相由于他出生我们家乡附近也是那一带人们眼中的“英雄”！这些“英雄”们就全是“绿林大学”（土匪）出身，读书能够当“英雄”么？

坦率地说，我幼年时也是崇拜这些“英雄”的，因此家里不让我再读书了，不独毫无遗憾，相反的却是正中下怀，本来自幼我就是不愿读书的，好！如今好了，让我去闯一闯罢！“读书无用论”的毒素在幼年



时对于我是中得很深,也很强烈的。

## 家里破了产

父亲在沈家台开设的木器作坊和商号破了产,为了逃债才跑到了长春城。他也是个有雄心和野心要发财致富的人,并不甘心做一个安分守己的细木工人。由于那时期一般商号全可以自己出票券,利用这票券可以使资金周转方便。他看到那镇上一些商号全这样干,自己也就如此干起来。由于他的资金薄弱,票券出多了,就形成了通货膨胀,兑不出现金来,最终就只有破产了。

长春城设有日本租界,地名头道沟,这地点是属于南满铁路的终点站。这时期——约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间——它正在从各方面大规模地进行扩建工程,一幢幢大小楼房不断地建起着,父亲改变了行业,就成为了装嵌门窗玻璃的工人。由于他辛勤地劳动,不久就积存了一点钱,安了一个家。安家他可能首先竟想到了儿子的教育,委托乡人竟把我带到了长春城。不久我插班入了那个“商埠小学校”二年级。

## 干什么?

被学校开除之后,有的亲朋就劝父亲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学一门手艺,或者去学作商人,他回绝着说:

“这不是个成器的孩子!脾气坏,手又黑!(形容打人手狠)连我全管不了他,杀,打全不怕!他学徒,会打死师傅的,学买卖会气死掌柜的!我不想跟着他后面吃人命官司!他乐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各由天命!”

父亲并不算诬枉我,因为他随便怎样用什么武器——木棍、竹板,狠狠毒打我,我既不告饶,也不逃跑,随便他打够,骂够了拉倒,这就更增加了他的怒气和愤恨!因此他骂我是包老爷(包公)的儿子拧种!(据传说包拯的儿子和他一生是闹别扭的,称为拧种)到后来我长大起来,练了武术,有了力气,他再打我,我就不客气地和他对打了,使他的威风扫地了,因此他就感到有些悲哀和失望。在家乡村中还不足十岁一次度新年时,我竟用石头把一个大于我的孩子头上给凿了一个洞!

我在学校时,除开手工,图画,大字以外,其他功课:国文、算术,唱



歌，体操考分总是满百的。特别是国文：讲、背、诵、作而竟被称为全校第一名。唱歌也常常被作为示范领唱者。对于一般老师我也是尊敬的，校规也是遵守的，只是对于学校不合理的要求以及某些势利，偏爱而又装腔作势，蛮不讲理，倚恃暴力来对待学生的老师我是喜欢和他们作作对的。那体操教员“叶猫子”就是我所讨厌的其中的一个。

我经受过教育的两位级任老师：崔树屏和李景唐，我至今已经七十一岁了，每当偶尔回忆起少年时期一些往事时，还在深深怀念着他们。他们从来没打过我，也没申斥过我……记得我在四年级结业时一篇题为《名誉说》的作文后面，崔老师用毛笔写的大字批语意见有两三面之多，其中有几句我至今还在记着：

“……气势之雄浑，议论之纵横，字句之凝练尤其余事也。不独冠之于‘国四’，即拟之于‘高三’亦胜一筹矣。鹏程万里，未可限量。孔子曰：‘后生可畏，好自为之。’”

那时所谓“国四”即国民小学第四年级，所谓“高三”就是高等三年——小学的第七年级——于今天的初中一年级。

我只记得崔树屏老师是吉林省农安县人，在长春师范学校以考试第二名毕业，那时只有二十四岁，李景唐老师是长春乡间人，也是师范以考试第四名毕业的。他们可能还生存着，也许早已经谢却了人世！

当然我也不承认我真的竟如父亲那般断定“不成器”！其实我已经成了一名可以独立工作的装嵌玻璃的工人了，完全可以承继他的这一行业。对于那种爬楼上屋的装嵌工作我也很感兴趣，并不头晕或腿软……但是父亲并不鼓励我子承父业，好像默默中他认为我还是应该去开辟自己生活的道路，他的生活道路并非是我应该走的生活道路。……

## 开始自己谋生路了

书不能读了，学工，学商“子承父业”……也全行不通了，年龄已经长大到了十八岁算为成人，我应该，而且必须自谋生路去了。

大约在一九二五年间，我终于去吉林城一个骑兵营里当了骑兵。

这所骑兵营的营盘，坐落在吉林城对面松花江南岸一带地势较高的漫沙岗上。它有一座古城门楼式的大营门，四周用土打墙围绕着。门楼顶上竖了一枝旗杆，经常斜斜地悬着一面不大的红地黑星的陆军旗，有时也挂起五色旗（这是当时的国旗）。



营门前面是一片慢慢下降的宽阔的沿江沙滩。沙滩上有些地方也生长一片片嫩茸茸的青草。营门两边是两片系马场，竖立着一根根的粗木柱，不出操时，军马们大多数就系留在这些桩柱上。

上部半圆形璇洞式的营门两侧，照例是站着半武装手持上了刺刀马枪的岗兵，外有一名上身斜披着一条带穗头的红带子的军官或军士，是值日带班的人。

站在营门前向北放眼看去，隔了江水高高的北岸上并列的是门面巍峨的督军衙门和省长衙门。门前左右各有成对的石狮子蹲踞着。全城的北面是一带树木葱葱郁郁的群山，有一些红红绿绿参差的庙宇和楼阁耸立在这些树木中间。最顶端有一架大横匾额，上面横写着“天下第一江山”一排黑黑的大字。

东方是龙潭山，离城有十几里路，遥远看去，山色是浓淡相间，与江水连接起来，经常是云雾难分混成一体，俨然像中国山水画中的远山远水……。

西面、南面……也全是树木葱茏的群山……

吉林城的城墙是半圆形的，南面没有墙，以江流就代替城墙了。

松花江由南面流来，到城西端就折向东流，到了龙潭山才折向北流……它在城前正划了一个缓缓的大∞形。

我是很爱这里的风景的，它既像塞北，又像江南。所谓像塞北，以营盘的门楼为中心，很像一座古城塞，每当夕阳落山，半天红霞，兵士们常常把军马放开，让它们到草地上去，自由自在……疏散、追逐奔跑一番。和着这长长嘶鸣着的马叫声，和着号兵们练习军号悠悠扬扬的喇叭声，很有一点“平沙列万幕，马鸣风萧萧”的战场的场景。所谓又像江南，这里有山又有水，有苍苍莽莽的各种各样的树木，而松花江水这一段流程又是那样平稳柔和，不浪不波，有时确是一明如镜；而东面的龙潭山又俨如山水画里的远山掩映……我初学写诗时会描绘过这里的风景，这是五十多年的故作了，也还记忆出来。

#### 游龙潭山

叶落空山寂，人行鸟语微。

一声长啸里，风送白云飞。

#### 过松花江

斜风飞细雨，秋燕掠孤舟。

不辨江山处，云烟逐水流。



## 被选拔为“字儿兵”

当兵后不久,由于我的‘小楷’还写得清楚匀整,在当时军队中绝大多数兵士是文盲,而我还读过几年书,又能写得一笔小字,就被提拔为“字儿兵”,后来就去营部的书记处成为“见习上士”。

做了营部“见习上士”,就和连里的一般兵士有所不同了,可以不再出操,站岗,摊各项勤务。这时就可以随时、随便出入营门,也不必按时起床,因此就有着很多的空余时间可以读书,写字……而且被称为“先生”了。

“书记处”有位正式“上士”——后来成为书记长——名叫罗炳然君的,他是师范学生出身,家里又是“书香门第”。他有一脑子家传的“五经四书”和“诗词歌赋”的知识。他那时年龄虽也只有二十四岁左右。他看到我常常在念诗,就很热情地主动提出要教给我如何作诗。在起始我是有畏难情绪的,觉得作诗是件近于神秘而又不容易的事。以为必须要具有高深的学问,广博的知识,像李太白的那样天才才能够谈到作诗。而我又有什么学问和知识呢?有什么才能呢?敢于做这种奇想?但这位罗君是很开明、头脑也清新的,他鼓励我说:

“不要听那一套江湖口,作诗没什么奥妙的。用不了一点钟,我就能够把如何识别平仄字,如何查韵脚……教会你。”

果然没用一个钟头,我就把如何分别四声,平仄字,如何查韵脚和懂得了一些普通的诗的形式,基本上竟全弄明白了。接着他又用笔给我画了若干首诗的平仄字要我背诵。于是我就把《古唐诗合解》、《诗韵合璧》、《幼学琼林》……等等作为了我的日常课程,无日无夜地读了背,背了读,读了想,想了问……加上我在私塾和小学时就读背过一些启蒙的诗书,也能够背诵若干篇唐宋八家的古文章和古诗词……

在立秋的一天,罗君终于给我出了个诗题名为“立秋有感”,要我用“十一尤”的韵脚作一首“七绝体”的诗。

### 立秋有感

刹那光阴又到秋,天光云影望中收。

最能涤我胸襟处,痛饮“松江第一楼”。

罗君把我这首“处女作”的诗,认真地检查、推敲了一下,从平仄到韵脚,从立意到遣词,从起、承到转、合……觉得还像一首诗,也代改正



了几个字……也指出缺点,基本上还是鼓励了一番。前面所举的《游龙潭山》和《过松花江》就是不久以后继续这“处女诗”而作出来的。

“松江第一楼”是松花江北岸一家半临江流,半靠陆地的酒馆,可以瞰望全江江山的景色。我常常喜欢一个人到那里凭窗临槛喝些酒的,有时也还要尽醉方休。

去年(一九七七年四月间),搬来乡间居住,日常无事就把头脑中尚忆存的几十年前所为的“故诗”抄录出来,也把见于一些断简、残笺中记存的久已忘怀了的一些零章碎句抄录出来,又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偷”写下而秘密输出的若干首,也重新抄录一过,……初步统计约有七八百首之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者竟占六百余首。这部抄录集有诗、有词、有古体,有近体,有长歌,有短句,有语体,……集为一帙,暂定名为:《五十年故诗余存录》用以自吟自娱,……

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曾把所谓的故诗自己亲手抄成了一帙,经几度抄家以后,惜乎!竟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后来虽然以写小说为主了,但对于古典诗词文章之类还能够有所理解,而且尚可偶一为之,这多半是在五十余年前当兵时期打下的一点基础。

我是怎样和为什么走向文学这条道路的?

### 根源和渊源

任何一种事物的形成和结果,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是若从本质上考查一下,它总要有一定的根源、渊源以至必然的规律。内因和外因,主观和客观的一些具体的条件集中起来所形成的。

我的走上文学这条道路,在我自己说来似乎全是偶然的机遇,但它也还是规律运行的结果,必然的行程,一切具体条件的体现和一定契机的集中作用。

无论我的家乡环境,家族的传统,亲朋的影响,个人的愿望和憧憬,……与所谓“文学”,“作家”……这一概念是绝不相干的。在我十八岁以前就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文学”,什么叫“作家”?……当然更谈不到立志从事“文学”,或立志当个“作家”这种明确、哪怕是朦胧的想法全没出现过。相反的,对于“武学”我倒是更明白些。所谓“武学”,就是意味着骑马打枪,挥拳抡棒……



## 自幼爱的是“武术”

幼年时,由于喜欢打架,总想战胜对方,十岁以后到了长春,就迷心于中国的各项武术,立志要学习精通十八般武艺。接触了武侠小说之后,就迷恋地想要学习飞檐走壁,飞镖袖箭以及各项软硬功夫,……于是就各处寻师访友,……只要听说某人会两下,就不惜卑词下气以至叩头下跪,……也要学习得来。

后来终于寻到一位江湖卖艺的段师父,托人说了情,叩了头,认了师,就偷偷摸摸,冷练“三九”,热练“三伏”,忍受各种痛楚,……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起来……

学“武”的目的和理想倒是明确的,就是一旦武艺学成了之后,就可以背插单刀一把,闯荡江湖,杀贪官,劫污吏,打土豪,除恶霸,救弱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 从祖母那里学习分辨忠、奸,从四叔父、 五姑母那里学习故事情节和韵文

对于“文”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学,虽然有书就看,但也只限于鼓词,侠义小说,神仙妖怪……之类,任何目的和理想是没有的。

尽管在幼年时期,从祖母、五姑母,四叔父,……那里听到过若干民间和历史性的故事(他们叫“瞎话”),那也只是为了听故事而听故事,并没想到任何其他意义。他们的故事来源一方面由皮影戏、大戏、鼓儿词……另一方面则是一代一代口头上流传下来,他们在幼年时期听到,记忆下来的。

祖母所讲的故事,多半是《呼家将》、《杨家将》、《薛家将》……之类。《呼家将》是讲宋朝初年忠臣大将胡丕显的后代一家如何被奸臣庞文所陷害,被皇帝下令满门抄斩,几百口全杀了,埋在一个大坟坑里,被称为“铁丘坟”。只“漏网”了一个小孩子名叫呼延庆被偷偷养在外祖父家里,……后来这孩子长大了终于报了家仇,又成为了朝廷的大将。《杨家将》也是说宋朝初年杨继业父子八人忠心保国,在一次和辽国战争中杨继业的三个儿子当场牺牲了,他被困在“两狼山”中,命第七个儿子杨七郎回大营搬兵解围。当时的元帅潘仁美不但不肯出兵,反而将搬兵的杨七郎用酒灌醉,捆在了芭蕉树上用乱箭射死了。



以报“杀子之仇”！因为潘仁美的儿子潘豹和杨七郎在“擂台”上比武，曾被杨七郎给摔死了。杨继业待救兵不到，儿子不回，兵尽粮绝，不甘心当俘虏，就碰死在李陵碑上了。

《薛家将》是说唐朝大将薛仁贵的后代薛丁山和他的夫人樊梨花，由于儿子薛刚把皇太子给打死了，于是全家三百余口就全被抄斩，樊梨花横箭自刎了。全家尸体埋在一起就被称为“肉丘坟”。

祖母讲这些故事，总是由头到尾，绘声绘影，热情横溢……百讲不厌其烦的，孩子们听起来也是百听不厌其烦的。

每当她讲到那些忠良受害，自己还常常要流出眼泪来！讲到那些昏君听信谗言和陷害忠良的那些奸臣们，例如庞文，潘仁美等人，就要破口大骂！讲到忠良的后代们报仇、胜利，她就眉飞色舞，放声大笑。例如讲到呼延庆上坟时，有几个公差要捉他，竟被他一阵扁担把公差们全打跑了，那时他还是不足十几岁的一个孩子，但却力大无穷，武艺高强。这时祖母就自己要大笑到流出眼泪来，孩子们也跟着打笑到流出鼻涕来。

据祖母说，呼延庆是一个黑小子，说话粗声粗气……是“黑虎星”降凡，有九牛二虎的力气，使用一对神人所赐的竹节钢鞭，有几十斤的重量。她这当然全是从皮影戏上看得听得来的。

对于包公（名拯，諡文正），余太君，寇准，这全是祖母极端尊崇的人物。一提到这些人物的名字和故事，她是极严肃而认真的，相信实有其人，也实有其事的。

四叔父是喜欢念唱鼓儿词和演唱秧歌的能手。因为他性情忠厚，老实，又不计较小节，干事情任劳任怨，……祖父、祖母却称他为“傻子”，父亲和叔叔们也称他为“傻子”，但我是很喜欢这位“傻”叔叔的。他的拿手故事是说唱秦琼、程咬金、罗成……等，《瓦岗寨》聚义反隋炀帝的故事。

五姑母是以能整部背唱皮影戏：《双错婚》、《樊梨花三下寒江》、《阴魂阵》，……等为拿手。她对于这戏中的女主角魏冰之、樊梨花、刘金定，……是很喜爱和同情她们不幸的遭遇的。她恨那无情无义的男主角国中魁、薛丁山……

每当冬天长夜里，四叔父和五姑母围坐在一盏小煤油灯旁边，孩子们就趴在火炕上，或由四叔父唱鼓儿词，或由五姑母一面做针线，一面唱起皮影戏的唱词来，声调儿全是仿效影戏里的各个角色的声调，生、旦、净、末、丑的声调表情也各有区别。





六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当我今天写着这篇《简述》时，这情景又清楚第再现到我的头脑里面来……

祖母、四叔父早已经故去了，只有五姑母还健在（最近得知也故去了！）她是在我母亲死去以后，帮助祖母抚养我长大起来的唯一的亲人了。她使我常常怀念着！

如上所举祖母的故事，四叔父的鼓儿词，五姑母的皮影戏……这也可算为后来使我走上了文学这条道路的启示、动力和艺术形式和渊源的话，我以为这就是最早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启示，动力和艺术形式的学习渊源。尽管那时候是毫无意识和目的地存贮了这些“参考资料”，但它们对于我后来在韵文和散文写作上的影响，内容和形式上的形成是有着深远意义的。

从内容上来说，由祖母的各个故事中使我懂得了什么样是好人，什么样是坏人。如何崇敬忠臣，憎恶与痛恨奸臣与佞人。尽管它们的概念内容并不十分鲜明，历史真实的事迹也并非完全可靠——对于文学来说，我以为这是无多大关系的。

从四叔父和五姑母的鼓儿词，影戏词，它对于我后来学习各项韵文在音节上是很有帮助的。

在家人中，尽管我和父亲彼此之间有成见、有距离，有隔膜，……但我应该承认，他对于我的思想发展过程上，对待任何艰难困苦生活乐观奋斗的态度上，对待人的热情、忠诚，慷慨、信义……上，他给过我很深刻的影响，也为我树立了终生的榜样。

父亲由于他在长春以及各地方，亲身受过日本人的侮辱与损害，因此他的民族自尊心和朴素的爱国主义竟发展、膨胀到近于“病态”的程度了！他一方面憎恨某些日本人那种骄横恣肆的态度，另一面又气愤于某一些中国人的卑怯猥琐，不知自强，自爱的不争气的行为，同时他对于日本人那种男像男，女像女，不腐化、不堕落，“励精图治”的作风和精神又表示佩服！

父亲只读了三年书，但他是能写能算的。他最喜欢、百读不厌的两部书，一部是《三国演义》，一部是《国事悲——英雄泪》说唱鼓儿词。

《三国演义》这里不说它了，《国事悲——英雄泪》却应该说一说。

这是部部头不大的石印的线订套装书，共有八本。前四本名为《国事悲》是述说波兰被俄国沙皇灭亡的故事，后四本名为《英雄泪》是叙述日本伊藤博文如何灭亡朝鲜，统治朝鲜，……以及如何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死的故事。